

李晓 著名经济学家 44岁

人生非得这么戏剧性吗？不知道谁是导演，我真想和他拼命！

崔笑天 年龄不详 非著名演员 北漂

女人用软软的乳房就可以控制世界，男人就得借助盔甲、兵器，两下一比，高下立判。

黄哲 南方地级城市医生 35岁

结婚，就像是去旅游，你总得到了地方才知道你该不该来。拍拍自己的肩膀，既来之，则安之吧！

叶涛 35岁

内心不安分，先当教师后下海，从小广告业务员一点点做起，敏锐过人，所以自负。人生如果没有什么悬念了，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情。我想来想去，恐怕自己难以接受这样的简单循环，我注定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张宏岩 46岁 房地产商人

公司就像个男人，再怎么折腾也得有个家，否则就算再强壮，本质上也是个流浪汉。

孙强 36岁 刑警

幸福越多，愧疚越深，这估计是很多男人，至少是很多警察都面临的一个无解的谜题。

鲁西林 59岁 农民企业家

男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女人，能遇到好的项目，就要想办法拿下，遇到点困难就缩头的，也就遇不到好女人。话又说回来，功夫不白下，好女人会让你一辈子受益。

施喆 现任某中学语文教研组长 39岁

工资就像小小的面包，而各种花销就像饥饿的嘴巴，“我饿！我饿！”吵得人心烦意乱！

魏明 退役运动员 41岁

40多岁的男人，应当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我一样也不沾边。

罗树增 45岁 音乐演出策划人

相貌酷似鲁迅，被称为“老鲁”。性压抑导致很多生活问题，只是许多女人并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ISBN 978-7-5122-0048-7



9 787512 200487 >

定价：39.00元

男殇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一本十年来每个男人必读的书

蓝菱君
著

目录

李晓 005

著名经济学家，44岁。

人生非得这么戏剧性吗？不知道谁是导演，我真想和他拼命！

崔笑天 029

年龄不详，非著名演员，北漂。

女人用软软的乳房就可以控制世界，男人就得借助盔甲、兵器，两下一比，高下立判。

黄哲 047

南方地级城市医生，35岁。

结婚，就像是去旅游，你总得到了地方才知道你该不该来。拍拍自己的肩膀，既来之，则安之吧！

叶涛 071

35岁，内心不安分，先当教师后下海，从小广告业务员一点点做起，敏锐过人，所以自负。人生如果没有什么悬念了，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情。我想来想去，恐怕自己难以接受这样的简单循环，我注定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张宏岩 091

46岁，房地产商人。

公司就像个男人，再怎么折腾也得有个家，否则就算再强壮，本质上也是个流浪汉。

李晓

著名经济学家，44岁。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从澳大利亚回国，参与了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设计工作。近年，他重视商业伦理的重建与社会责任的担当，身体力行，积极参加并组织了多次公益活动，为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缩写，即非政府组织）募款，为社区筹建小学、医院呼吁奔走。

- 政治兴趣过分强烈，或像演员一样热衷出名，是国内企业家的硬伤，会妨碍以商业眼光真正地静下来思考。
- 对男人的判断，还是女人更心知肚明。照此推论，女人该比男人更可怕。
- 男女之间要是能完全相互理解，全没有了沟通的必要，哪来的爱情？！爱，也许正因为不同，永远不同，所以爱才永恒。
- 性与人生，是当代中国人生存境况中的一个问题。不能谈论性，这恰恰就是最该被讨论的话题。
- 如果中国真的要想有根本的发展，必须解放思想，那这思想的解放程度，从性的被关注状况就可以直观反映出来。
- 男人就只能被逼着成长起来吗？可不可以不这么悲壮？
- 人生非得这么戏剧性吗？不知道谁是导演，我真想和他拼命！
- 也许，该颠覆的不仅是夫妻观，更该是我对女人的认识；或许，对男人我其实也不很明白。再想想，没错，是不明白！
- 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分析”可以推出，最幸福的人是那些一生平稳，既没有经历大幸也没有经历大悲的人。
- 健康是个什么概念？也许并不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而是对一个系统所拥有的良好、合理的资源配置管理体系的称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身体，无不如此。

- 我不是不愿承担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只是电视上的某些经济学家，往往是帮腔和代言人。这种角色自己做不了。
- 中国的经济学家，很难仅仅当一个经济学家。因为“发展”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享有十分广泛的话语权。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说出许多超出经济学范围话语的权力的合法性。
- 男人总有天生的控制欲吧，遇到和自己想的不一样的就先是不满，然后总想改变。不过，想改变是对的，过于执着于此就不好了——失败了打击自己，成功了野心更勃勃，寻找下一个更大的改变，直到失败把自己打倒。这是不是就是属于男人的悖论？
- 我见证了她的所有痛苦，也把自己的无力刺刻在心，而心，已经随着她碎去了。
- 我曾经是一个父亲，小溪，爸爸想你。
- 我越来越觉得，出问题的不仅仅是男人们自己，更本质的恐怕是大家目前所认同的“男人”这个概念本身。
- 越发达的地方人们越不快乐，因为谁想要更多，谁就不够快乐，肯定就是这个道理。
- 有帮助为什么不用呢，看来大家都不会真的一根筋，要不伟哥怎么会卖得那么好。不，卖得不够好，因为还有太多的人一根筋，不愿意接受帮助，宁肯用失败毁了自己，耽误别人。伟哥的发明据说是偶然碰巧

的，但我吃伟哥的确是怀着创新精神的。

- 我们普遍地把持不住自己，究竟是因为诱惑太多，还是因为基本的需求不被满足？或许两者兼有吧。
-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了三十年，现在正面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隐忧不在经济。
- 拿自己的生命去蛮干，不论你的动机是多么高尚，这办法实在不值得提倡。大家都忙，忙得没时间关注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需要被关注。这世上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 经济学家能够提供的唯一观点是：环境问题上的公共财富悲剧，一旦实现，就意味着人类离灭亡不远了。
- 可争斗是男人的天性，不争斗，似乎就不会生存。男人就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代名词，轰烈着走向悲壮，却不计是否应该如此。结果，这个世界就在男人的主宰下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满眼繁荣的同时，却也已经看得见尽头了。这到底该是世界的悲歌，还是男人自己的苦酒呢？

2000年02月04日

昨天，跟实验室新来不久的杰森一起吃饭，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他说他发现亚洲的男人和他们白种男人相比，外形上他们更男人一些，但做起事情来，亚洲的男人似乎更狠、更强韧。我问他男人的定义是什么？他瞪着灰蓝的眼珠想了半天，最后笑着说这个需要女人来回答。看来哪国的人都会扯淡。不过，男人到底是什么？我想大概女人也不清楚。

晚上回家，在网上看到国内某企业家因诈骗被捕入狱的新闻。

没出国前，这位企业家曾约请北京的十几位学者，讨论经济学研究以及打算捐助“中国经济学研究振兴计划”。我参与了这事，还写了一份提纲。来美国后，从朋友处得知这位“企业家”并没有给经济学研究捐钱，而是捐给了一家官方机构；还有人说，他根本没有捐出过一分钱。据说他对政治感兴趣到了着迷的地步。政治兴趣过分强烈，或像演员一样热衷出名，是国内企业家的硬伤，会妨碍以商业眼光真正地静下来思考。

倒是妻子的话一语中的，她说，政治本来就是男人的游戏，所以，每个男人只要有机会，总想玩一把。她的话我越琢磨越有道理，只是还没弄明白男人为什么总会想玩？

不过，杰森说的看来是对的，对男人的判断，还是女人更心知肚明。照此推论，女人该比男人更可怕，幸好妻是自己人，呵呵。

今天的日记尽是扯淡了。

2000年03月27日

校园正放假，空空荡荡，少见人影。这几天阴雨天气，雨水淅淅沥沥一直不停。自己格外想家。十几年来，一直在寻找回家的机会，可回家的路却是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

自己离家已经快二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离家外出求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80年代中期，离家去北京求学的时候，感受非常强烈。90年代，自己像许多同龄人一样，频繁地离家，闯荡天涯，却一次比一次地更加思恋那个老旧的家，思恋那个保存着自己

童年的家。多少次梦回肠断，乡愁像烈酒一样发酵。时隔多年，我仍怀着乡愁，寻找家园。

我们都需要家，家是我们人生的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时的避风港。在家里，事情都是可以预期的，有安全感。另外，自从成人以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千差万别，每个人都面临无穷丰富的机遇和选择，我们被抛弃到这个世界里无奈独立“选择”。没有谁能够理解其他人，也不要指望他人的理解，除了来自同一个“家”的父母兄妹的理解，来自他们的理解甚至不需要沟通，简单可靠。

可根据法律，自己真正的家的成员，能够陪伴自己到最终的那个家庭成员，却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配偶，这就让理解在很多时候变得异常艰难，难道这种代价是为了避免前面那种理解由于近亲繁殖而最终畸形？客观地想，这种危险在理论上是存在的。可男女之间的相互理解的确太难了，或许原本就需要这种半理解半不理解？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哈，忽然想明白了，男女之间要是能完全相互理解，全没有了沟通的必要，哪来的爱情？！爱，也许正因为不同，永远不同，所以爱才永恒。

有了这个发现，暂时不想家了。

忽然又想到，我这里夜深人静，家乡却正是忙碌的早晨，时空都完全不同，白天要是懂得夜的黑，我是不是就享受不到这思乡情的柔美了？

2000年07月12日

学校放假，带全家从美国去欧洲旅行。一家人住在荷兰提尔堡附近的郊外，租了一辆汽车，打算在欧洲国家玩一个月，去丹麦、法国、英国、德国转转。小溪很高兴见到了美人鱼，非常开心，自己也很高兴。由于小溪要上学，旅行结束后妻子将带小溪回墨尔本，我自己仍旧留在哈佛，完成访问学者最后半年的研究。

愉快的旅途之后，将是不短的分别，我真不知道明天是该继续高兴，还是该逐渐忧伤。不过这终归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忧伤不忧伤，只要不说，妻一般是浑然不觉的。虽然有时候觉得这样有点孤独和委屈，不过也避免了自己的情绪影响家人，也好。

谁让我是个男人呢，爱忧伤不忧伤！

他已经可以胜任了。

我忽然想起了杰森跟我谈论的有关亚洲男人更强韧的说法，除了东方文化更具有隐忍的特性之外，我想亚洲男人更多是被逼出来的——人总得面对现实，总得接受现实，否则难道等死吗？

越想越觉得我这个论点是站得住的，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梁山上哪来的好汉？林冲等人肯定还是继续安稳地做自己的“公务员”。日本的经济不也是被狭小的国土和匮乏的资源逼出来的吗？

明天见着杰森，我一定告诉他这个结论——男人，是环境逼出来的。

脑子里闪出另一个问题：男人就只能被逼着成长起来吗？可不可以不这么悲壮？

先不想了，估计杰森也想不到这么深。

2000年11月09日

今天，妻子从墨尔本打电话来，说刚接到国内的电话，她母亲去世了。她在电话那头哭个不停，可是又没法回去。

妻子还告诉我一个噩耗。医生发现小溪有脑瘤，已经安排住院，做手术的时间待定，得等进一步化验的结果。妻子丧母，小溪又身染病魔，我却置身万里之外，内疚得说不出话。

以前常听人说晴天霹雳这个词，今天算是有了点切身的感受。老人的辞世固然令人悲痛，但总还是自然规律使然；小溪的病情却出现在了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时候，她还只有那么小，是谁这么忍心？！……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我知道这么想太老套了，可这种感觉真的像刀绞一般，我写不下去了……

2000年12月28日

我12月18日赶回墨尔本，小溪12月20日做手术，我们在医院里陪小溪过的圣诞节。

2001年01月11日

墨尔本大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自己被升为讲座教授。自己努力费尽心血争取这个职位，终于如愿以偿。可在女儿的不幸面前，一点也不高兴不起来。

人生非得这么戏剧性吗？不知道谁是导演，我真想和他拼命！

2001年02月05日

小溪这周已经出院。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和妻子在医院陪她。为了小溪，妻子到处请牧师为小溪祈祷。今天一名牧师来我们家里，替小溪祷告。

祷告结束后，牧师告诉我们，三个月后小溪的脑瘤就会完全没有了。我不敢相信，因为医生说手术的时候留了靠近脑细胞的瘤子的一部分，要做放疗才能去掉。不管如何，这也算是一个安慰吧，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好。

我这才注意到，这几个月来，妻子瘦多了，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有如此坚韧。一向很温柔的她，小小的躯体里竟然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足以令我这个男人感觉汗颜。对我们这样一个生活在国外举目无亲的家庭来说，我始终觉得我和她之间更多是分工，是配合，更多时候，我只是注意到了自己对这个家庭的支撑作用，处处以支柱自居，这次我才发现，她居然让我有一种无比的安全感，我甚至觉得我有些依赖她。我说不出是欣喜，还是庆幸。尽管这种感觉某种程度是对我的夫妻观概念的颠覆。

也许，该颠覆的不仅是夫妻观，更该是我对女人的认识；或许，对男人我其实也不很明白。

再想想，没错，是不明白！

2001年05月18日

奇迹出现了！

这周医院给小溪安排了放疗，小溪做完核磁共振，发现脑瘤已经

不在了。所以，不用再做放疗了！

我们这才相信她的肿瘤已经拿走了。非常感谢！人生的戏剧性竟然这么出乎意料，我先不找导演拼命了，呵呵！

小溪还不能走路。我们每天在医院里训练她走路，再接她到学校上学，准备考试。医生说这种状态得持续半年左右，没关系，有希望，就不怕！

2001年06月05日

这段时间都沉浸在幸福中。

今天醒得很早。起床时，妻子和孩子还在沉睡。窗棂上的风铃轻轻脆响，海边吹来夹着新鲜咸味的晨风，穿堂入室，把我唤醒。太阳还没有升起来，银白色的月亮挂在逐渐变成淡蓝色的天幕上。一切都这么美好。我忽然发现我好像从没有好好看过我们这所房子，也许有太多的美好细节都被我们理所当然地忽略了。

我们住的这所木屋，被一大片草地包围着，从外边看上去，就是一座农舍。有一条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摆着许多盆鲜花。这格调与周围的建筑格格不入。不过，这正是我喜欢的味道。

一个人毕生所能够享受到的“幸福”是一个常数。假如你童年有过太多的幸福，那么你得开始准备应付晚年的悲惨，而你早年经历的磨难大可成为后来享福的资本。

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分析”可以推出，最幸福的人是那些一生平稳，既没有经历大幸也没有经历大悲的人。

这个判断可算是经济学违反生活常识最离谱的一次了。没有经历过强烈体验的人，还算有过“人生”吗？人生的丰富体验往往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人生体验的强烈程度则往往随年龄增长而减弱。只有始终保持了敏锐心灵的人，对生命的感受和幸福才会与日俱增。

不过，能在一生林林总总的经历中保持心灵的敏锐，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人们总是习惯于总结经验，以求在问题再度降临时可以更加从容应对。但是，经验却是消磨敏锐的利器，因为事情不会完全重复，而经验就变成了桎梏。这一方面，男人尤其容易受其制约。

我都快40岁了，怎么却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个男人？

2001年10月24日

妻子发高烧，大病了一场。刚刚得知，她父亲又得了肺癌。这两年来，她明显皱纹多了起来。我很心疼，忽然很怕她离开我。

我老了吗？

2001年11月16日

父亲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汇报自己这边这段时间的情况。父亲还是一贯的话不多，只是对我说，不要太辛苦了，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父亲讲这话的语气和以前不太一样，似乎在嘱咐一个老朋友。其实这话父亲每次打电话几乎都要说，我每次都听，也都会说放心之类的应答。可今天我好像真的重视起来了。人到中年了，身体的变化已经是明显能感觉得到，记忆越来越难，越来越容易疲惫，以前觉得无边无际的精力和时间，现在似乎已经能感受到了边缘的存在。有时候觉得惶恐，人生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半了，剩下的更该分秒必争，可想到的多了，能做到的少了。资源调配居然在人生中也会如此迫切地被需要着。

忽然想到，健康是个什么概念？也许并不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而是对一个系统所拥有的良好、合理的资源配置管理体系的称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身体，无不如此。

我确实该站在健康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了。

也许，父亲说话的语气并没有不同，只是我更能听懂了。

不由得又想到男人这个问题，父亲戎马半生，经历颇多，见惯了生死，但他对我却很少言之凿凿地说教，更多只是作为一个角色威严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直到我长大成人，他与我的交流才逐渐多了起来，我一度认为是他老了，难免开始絮叨。现在想来，也许是他知道，男人的感悟，更多是需要体验作为先导的，比如今天关于健康的嘱托。

男人之间的传承，原来厚重如此。

2002年01月05日

今天自己已经40岁了，和全家商量，打算今年回国。双方老人的身体都不太好，回国对小溪的恢复也有好处。我准备联系一下国内的大学，谋个教职。妻子和小溪都表示支持我的决定。

2002年01月06日

现在已经是1月6日了，这个生日真值得纪念，我竟然不行了，就是ED！试了几次，全都无功而返。妻子倒是不以为然，看我的窘样居然还忍不住大笑，劝我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我不相信，的确不信。

这个生日我会记住！

2002年03月10日

自己这段联系的国内几所大学都表示欢迎自己任教，表示能安排妻子的工作，提供一套住房，提供研究启动资金。综合考虑了一下，尤其是为了小溪的病情恢复，最终选择了北京，决定去北大任教。

2002年05月02日

国内的“人事部门”，仍然有“干部档案”。我办理手续时，填写了一份与“政治表现”有关的表格，表格里询问我的家人的“政治面貌”。这里说的是另一家“单位”，不是北京大学。诸如此类的“手续”——制度，在这里几乎一成不变地繁衍着，为数百万人提供饭碗。知识的自由流动和重组受到极严重的阻碍，因为控制流通渠道的人事部门没有让渠道变得顺畅起来的动机，相反，让所有可能的渠道都变得漫长不畅才是他们饭碗的根基所在。碰到这类令人恼火的事情，看着一些

官僚主义者的嘴脸，没法不生气。

相反，妻对这些倒没有太多反应，就好像她这些年一直在国内，倒好像显得我像个不经事的毛头小伙。也许，正因为男人总有天生的控制欲吧，遇到和自己想的不一样的就先是不满，然后总想改变。不过，想改变是对的，过于执着于此就不好了——失败了打击自己，成功了野心更勃勃，寻找下一个更大的改变，直到失败把自己打倒。这是不是就是属于男人的悖论？

我还好，我已经不生气了。

2003年01月07日

今天上午，有个电视台把电话打到系里，请我上节目做嘉宾，我客气地回绝了。我不是不愿承担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只是电视上的某些经济学家，往往是帮腔和代言人。这种角色自己做不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很难仅仅当一个经济学家。因为“发展”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享有十分广泛的话语权。“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说出许多超出经济学范围话语的权力的合法性。有了这种合法性，经济学家往往说了许多原本是由政治学家说的话，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也算种“事在人为”吧。

可有些事就不那么由人了，我的问题真的出现了，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行的时候也大多不够理想。只有一次晚上在外面喝了酒，似乎还行，可这也不是办法。

我该加强身体锻炼了，但愿有效果。

2003年05月07日

妻子回国后又重新拿起了厨艺。厨房里经常会飘出一阵阵肉汤的香味儿，那是妻子在“煲汤”。

2003年07月05日

我对自己带的学生的态度不敢一丝懈怠，常常在家亲自将学生论文全部细看一遍，告诉学生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告诉他们要读什么书，朝什么方向做论文。回国后自己带的第一个研究生章春，花了半年多时间，做出了非常漂亮的模型，进步很快，非常替他高兴。

2003年11月25日

昨天半夜，小溪突然发起高烧来，我和妻子先送她去家附近的医院住院部急诊室。那里值班的医生被我们从睡梦中打搅了起来，满脸愠色，看了一下我填的挂号单就说，14岁以下的儿童一概不看。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是上面的规定。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我给你女儿看了病，我可能吃官司。如果不给她看病，哪怕她死了，也和我没有关系。”这医生已经让“上面”的规定给管理得没有一点人性了。

我们又赶紧去了另一家医院。整个大厅里乱得人心烦。正在我心烦意乱到无法再忍受的时候，妻子在候诊室队伍中已经排到最前头了。又过了几十分钟，终于轮到我们去问医生。医生正坚持让我妻子第三次扶我女儿去取样化验大便。为什么要第三次呢？因为前两次化验的结果与这位医生的判断不相符合。医生诊断是“急性痢疾”，可化验结果总是“急性肠炎”。妻子第三次又去化验时，化验室的人也奇怪了，“你那儿的大夫希望她是什么病？”妻子回答说：“急性痢疾”。化验员说：“那就写‘急性痢疾’！”我绝对不能忍受周围人恶劣的行径，这类行径日益拉低了我生活的质量，很让人气愤，非与之斗争到底不可。妻子握着我的手给我解释：“大夫讲了，治痢疾的药与治肠炎的药有不小的差别，所以必须化验准确才可开药。”我差点背过气去，这种化验结果谁敢相信？

我下决心不再看病，带女儿回家。可回到家，我却又有点惴惴，似乎在医院里，才让人有种安全感，哪怕是凑合的安全感。不知道我带她回家是不是真的正确，怎么才能不用做这样的选择？

2004年03月02日

上个月小溪说自己难受，我和妻子不敢怠慢，连忙送到医院检查。检查做下来，医生说小溪的病情又反复了。赶紧安排做放疗。可是放疗却将小溪的抵抗力降低，她开始发低烧不退。

医生认为小溪最多还能活半年。

半年，180天，4320小时，不到26万分钟……这就是我们还能和小溪在一起的时间吗？

我不能想象，不敢想象！

我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时间数字延长，再延长！

2004年07月06日

一个月前，小溪走了。很多朋友帮助我日夜照顾小溪。最后几天，我们按照小溪的意愿，把小溪留在家里而不是医院，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见证了她的所有痛苦，也把自己的无力刺刻在心，而心，已经随着她碎去了……

这四个月是我们全家最痛苦的回忆。

我不能回忆，不敢回忆。

2004年10月09日

小溪离开我们四个月了。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段日子就像漫长的十年。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有小溪的影子，无时不在我面前出现。最难过的是在傍晚，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无法安定。小溪不在了，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小溪已是我妻子生命的一部分，上帝将她带到了天国，而我们却还留在这个世界。这好像将我的生命切成两半，叫我的整个生命都在痛苦之中，无法生活下去。

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从来不想死的事情。可是小溪走了以后，死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惧怕的事了，而是我所盼望。